

第五十六面倒數第三行，我們將經文念一段，對對地方。

【如是阿難。當知是見非明暗來。非於根出。不於空生。何以故。若從明來。暗即隨滅。應非見暗。若從暗來。明即隨滅。應無見明。若從根生。必無明暗。如是見精。本無自性。若於空出。前矚塵象歸當見根。又空自觀。何關汝入。是故當知眼入虛妄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六入裡面，我們在這一段講得比較詳細。在《楞嚴》四科，四科是指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七大，每科裡面第一段是最重要的，古德註經也是第一段註得最詳細，因為到後面都可以以此類推，前面明瞭了，後面是亦復如是，都是這個道理。在前面我們曾經討論過眼入，眼入特別是說明這個入是不得已用這個字，因為我們真正去求能入、所入，都了不可得。假如真有能入所入，六入就是真的，不是虛妄。六入如是，前面的五陰，後面的十二處、十八界以至於七大，所以聰明伶俐的人聽到一段，一切就貫通，所謂是一聞千悟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我們這一段入不了，後頭機會很多，但是有一個原則，那就是我們要會會（在此地就是每一章、每一段）都要用心去聽。這個用心，《楞嚴經》實在講就是講用心的問題，會用心的人能夠大徹大悟，會用心是用真心，不會用心的人用妄心。用妄心行不行？妄心雖不能大悟，也能小悟，就是妄心用得正確的話也能小悟。前面佛跟我們說得很清楚，我們就是用第六意識心，可以能夠證得阿羅漢、辟支佛果，在我們念佛法門裡面可以念到事一心不亂。這就是說不會用真心的，我們就用妄心，不要去勉強，這個事情是勉強不得的，功夫不到不行。

可是修道最大的障緣，無過於心外求法，這是我們必須要曉得。心外求法裡面，特別像世間人，六根攀緣外境，就是六塵境界，學道的人第一關要把這個看破，要把世情看破。世間，我以前也常常提起，歷史要看，上等的人看歷史可以大徹大悟，悟什麼？萬法皆空。無論你在世間的數十寒暑當中你怎麼樣輝煌，像秦皇、漢武帝、成吉思汗，如今在什麼地方？從佛法角度上來看，無非是造種種業而已！一生辛苦經營，他得到什麼？來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帶來，去的時候什麼也帶不去，為誰辛苦為誰忙？所忙的、所做所為都是六道輪迴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。上等人能悟這個理，能夠把一切都放下，真正做到於人無爭、於世無求，心清淨就能入道，這是入道的增上緣。中等人讀歷史，取法歷史的經驗、學術，所謂是史實，也能夠判斷到當前往後這些時局人事的變遷，而懂得如何應付，這是中等人。所以上等人讀史可以入道，經史是大學問。

如果我們都能看得破、放得下，修道就不難了。修道最大的難關就是看不破、放不下，無論在哪一方面，只要有看不破、放不下的，就是障礙。我們世間法看破放下了，如果佛法看不破、放不下還是障礙，世間法是虛妄不是實在的，佛法也不是實在的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那個凡所有相裡面並沒有說明出世間的法相在外，沒有。世出世間的法相統是一樣的。所以佛才教給我們不可以取著，連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切法，十方諸佛所說的一切法，都不可取、不可著。諸佛菩薩所說的這些法，它是在誘導我們，目的是叫我們開悟，不是叫我們記取的。因此我們讀誦經論，背誦目的是在開悟，不是在記憶，這跟世間求學不相同。世間求學把它背熟是怕忘掉，要把它記住，目的在此地。

我們學道的人背經典，不是記住、不是怕忘掉，而是用這個方法去除一切妄念，修戒定慧，目的是開悟，成就定慧。所以同樣是

背書，目標不一樣。如果我們的目標也是經典要記得、不要忘掉，你目標要是在此地，那就不能開悟。你就是背得再多，像阿難尊者一樣，阿難尊者是佛十大弟子當中多聞第一，佛四十九年所說之法他是句句記得，一句都沒有忘掉。他用心用在哪裡？就是怕忘掉，要好好的把它記住。結果佛涅槃，每一個人人都證阿羅漢果，都開悟了，就他還是須陀洹。他的開悟證阿羅漢果不是在釋迦牟尼佛的手上，是在迦葉尊者的手上。所以佛滅度之後，大迦葉是傳法之人，是第一代祖師，阿難尊者再跟大迦葉學，在大迦葉會下開悟的，他算是二祖，這是我們要曉得。學道最要緊的就是要開悟，我們這個經文是有名的「開慧的《楞嚴》」，開就是開智慧、就是開悟，《楞嚴經》確實可以幫助我們開悟。

在一這段裡面我們能不能悟出來，眼入是非因緣、非自然？非因緣、非自然，那是什麼？就是真如本性。剋實而論，沒有能入、所入，今天這一段就是反覆的來辯論。前面說明「明暗二塵畢竟無體」，無自性。這個地方佛再叫著阿難尊者，『如是阿難』，「如是」是指前面所講的這些事理，阿難『當知』，你應當要知道。『是見』就是見性，『非明暗來』，如果套《中觀論》上的話來說，就是「不從他生」；『非於根出』，這個見性不是從根生的。諸位要曉得，前面講勝義根能發識，不是能生識，這是要記住的。就好像我們的燈一樣，像我們的電燈是鎢絲的燈，外面的燈泡好比是浮塵根，裡面放光的鎢絲好比是勝義根，但是光從哪裡發的？光從電流上發的，燈泡是個緣而已，如果沒有電，你拿的燈泡它不亮、不放光。我們就以這個比喻，我們這個光究竟怎麼來的？這是很粗淺的比喻，我們曉得這是電流通過鎢絲放出光明來，我們的眼根也是如此，真如本性透過勝義根放出的光明。所以這個根不能夠出生，只能夠說發生，不能出生，這是說不自生，不是眼根自己生出來的。

。『不於空生』，不於空生就是也不是無因而生的。

這就是《中觀》裡面所說「諸法不自生」，《楞嚴經》這是舉一法，《中觀》前面說諸法，諸法是一切萬法，是一個道理。「諸法不自生」，自己不能生自己；「亦不從他生」，也不是從別的法當中生出來的；「不共不無因」，不是自他共生的，也不是無因，「是故知無生」。學佛的人常常希望自己能夠證得無生法忍，無生法忍就是這個境界，徹底明達一切諸法不生不滅。這個境界一般講，在圓教是初住菩薩的境界，初住以上的境界。我們念佛常講理一心不亂，幾時我們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、不垢不淨，這才叫真正看破，才能夠真正的放下，為什麼？在一切法裡頭再不會起心動念，在淨土法門這叫得念佛三昧。我們再仔細省察，念佛三昧是真實的，決定不是虛妄的。剛才講這個世間法，縱然你做了國王，貴為天子、富有四海，到後來還是一場空，不是真實的。像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後面所說的，末後一著什麼都帶不去，你的地位、你的眷屬、你的田園、你的宮殿、你的財富，一樣都帶不去，所謂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，這是講世間人。念佛的人到最後唯有十大願王可以帶走，我們要是得到念佛三昧，這個念佛三昧是不會捨棄的，這才叫真的，帶得去的是真的，帶不去的是假的。佛說這四種生，而我們世間人在四種裡面只執著一種，譬如我們眼能見，眼為什麼能見？「一定見性是從眼根生的」，這是世間人的情執，佛給我們一分析，我們才了解這個真相，這是見分。

下面說出所以然的道理來，何以故？『若從明來』，這是講他生。如果這個見性是從明暗而生的，它要是從明生，明的時候就有見性，暗的時候就沒有見性，見性就斷滅，斷滅就不應該見到暗。它能見明，它又能見暗，可見得明暗轉變，見性沒轉變，為什麼？它也能見得到。這就證明見性不是從明暗而生的，明暗是塵。再給

我們分析，如果要是『從根生』，根能夠生見性，那也不必要明暗，單單根就能夠生見性。離明暗兩種塵相，『見精』本無自體，因為它是離塵無根，根與塵是互為因緣。這是講無自性，無自性之性是真性，真性是能入的自體。這一段告訴我們一個定律，單根不能夠生見性，前面是單塵不能生見性，單根也不能生見性。

『若於空出』，是不是從空而生的？如果見性從空生的，空間已經是包容我們的身體，我們的根身以及外面塵相都在虛空包容之內；空要是能生，空可以見明、可以見暗，也可以見我們自己的根。誰能自己見到自己的眼根？我們自己見不到自己眼根。誰能見得到自己的面孔？如果我們見性在空中的話，應該跟我們面對面，經常見到自己的面孔才對！這樣說來，當然見性也不是從空而生的。這裡頭有個假設，『又空自觀，何關汝入』，假如虛空真正要是能夠生見性，虛空看自己看的、觀察的，與我什麼相干？不相干。實際上這些道理，前面都曾經細細的說過，在七處徵心的時候，我們交光大師的科判叫七番破處，已經就辨析得很清楚。那個雖然是講心，能見的是心，可不是眼，眼是屬於根。

末後是這一段的總結，『是故當知眼入虛妄，本非因緣、非自然性』。為什麼說它虛妄？因為層層分析，我們了解它的真相，它沒有實體。像《金剛經》裡面講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確實是虛妄的，它沒有自體。這一法沒有自體，你要是細細去觀察，一切法都沒有自體，不但世間法沒有自體，出世間法也沒有自體。自體只有一個，就是真性。這個自體什麼時候才能證得？心一了就證得。二心決定不能證得，一心就證得。但是一心，這個一是不得已而假說的這個名相，如果你心裡還有個一心，這個一心就是你的障礙，連那個一也沒有，才不得已叫它做一心。如果你心裡有個「我一心不亂了」，實際上你是二心。為什麼？從真心裡頭冒出一個假的

一心不亂，你還執著這個東西，這就是你的障礙。禪家討論這個問題，說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，有個一也是麻煩！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一，我們現在有一還很有好處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這個心太亂，一天到晚妄念紛飛。

我們心裡面有個一，這個一心不亂叫事一心不亂；連一也沒有了，這就是理一心不亂。我們念佛人二六時中在一切境界裡面一個妄念都沒有，唯有一個佛號，這是事一心不亂。諸位要記住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決定沒有妄念，沒有妄念就是沒有煩惱，唯有這一句阿彌陀佛，見思煩惱斷盡，這是事一心不亂。到這一句佛號也沒有了，若有若無，念而無念、無念而念，這才是理一心不亂。這個時候大徹大悟，對於世出世間一切法沒有一法不通達，沒有一法不明瞭，自己從哪裡來的、人生從哪裡來的、宇宙從哪裡來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需要學。為什麼？是你親自見到的，在佛法裡叫親證的境界，親自見到的現量境界，不是推想的、不是比量而知，是你自己見到的。你見到的境界跟經裡面所講的決定是一樣，不是兩樣。到那個時候，經的作用就給你做印證、給你做證明，讀一讀，看看自己的境界跟佛講的一樣不一樣。如果一樣，沒錯，諸佛所見的也是這樣，自己所見的也是這樣，佛佛道同，這叫做入佛知見，正是《法華經》裡面所說的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《楞嚴經》自始至終就是佛之知見。

剛才我們講眼入之所以虛妄，是因為它沒有實體，說它虛，因為它沒有來源，不是從明暗生的，又不是從根生的，又不是從空生的，你找不到它的來源，這是妄的。如果能找到它的來源，這就不是虛妄的了。譬如我們今天講虛空，虛空怎麼生的、從哪來的？我們能不能把虛空的根源找到？虛空也是虛妄的，這個空叫頑虛空，不是真空，是頑空，因為它沒有實體，所以我們也稱它作虛妄的。

它的體究竟是什麼？給諸位說，體就是真如本性，在本經裡面講如來藏性。而如來藏性是盡虛空遍法界，你到哪裡去找它的根源？你找不到。

本非因緣也不是自然，為什麼佛要說這兩句話？萬法因緣生是佛說的，現在佛否定了，非因緣。說萬法因緣生是佛為小乘人說的，為我們初學人說的，說一切法因緣生你容易懂；可是佛說萬法因緣生，高階的人他也懂，這就叫圓音說法，「佛以一音而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。譬如這本書從哪裡來的？因緣所生的。有紙張、有線裝訂，再人工把它切整整齊齊的，這本書就出現，這是許多因緣生的，這個我們一聽就懂，不錯。這個房子大樓因緣所生法，是由工程師設計，再是鋼筋水泥這些建築材料，有多少工人，種種因緣把它建起來，這個樓是因緣生的。你看這一說，我們都能接受、都能懂。那些深位的菩薩一聽說因緣生的，他立刻就曉得，沒有自性、沒有自體，生即無生。同樣是一句話，我們所領略的意思淺，菩薩領略的意思就深。所以佛法不可思議，縱然淺說不違背深理。絕不是淺說的時候，到深位菩薩這裡不能作數，要把它否定，不是這樣的，深位菩薩他有他的領悟。

這個地方佛把這個否定了，說『非因緣，非自然』，這是對哪一類的人？像阿難那樣執著的人，對他說的。發了大心，希望要求入佛知見，自己又沒能力，所以佛這是為中根人說的，上根人這無需要解釋。這是因為佛在阿含會上說「諸法因緣生」，阿難尊者執著，這一類人的執著，這一切法是因緣生的。佛是為了破這些人的執著才說這個話，如果沒有執著那就不必說。所以佛法不能執著。佛在般若會上講得很清楚，自然生是當時一般外道的主張，他們認為這一切法是自然而有，不是哪個造的，是自然生。所以佛把外道這個錯誤的見解也要駁斥，諸法不是自然生的。自然生跟因緣生，

前面也曾經跟諸位說過，因緣的定義是隨緣隨變，變化了，這是因緣的定義。譬如種子，瓜的種子種在地上它長成瓜，種子就沒有了，它變了，隨緣隨變，這是因緣生。譬如我們這個人身是因緣生，我們絕不是一天一天不一樣，是剎那剎那不住。前面咱們念過「十番顯見」裡面波斯匿王所悟出來的道理，我們一個人從年輕到衰老，不是一年一年老的，是剎那剎那在老，前一剎那跟後一剎就不一樣，怎麼會一樣？這就講隨緣隨變，這是因緣。自然，自然是不變、不隨緣，這叫自然。所以我們在一切法裡面看，虛空這是自然的，為什麼？它永遠不變，它也不隨緣。

再想想我們的見性，我們的見性與因緣、自然都不相應。為什麼？它隨緣不變，不變又能隨緣，所以它不是因緣生，也不是自然生，這就正是顯示出真見無生。既然無生，哪裡會有滅？有生才會有滅，無生哪裡會有滅？因此真見也決定不因為見明見暗而有，也不會因為離明離暗而無；換句話說，它是不來不去，真見是實在的。我們現在所說的見，就是一般凡夫概念裡面所謂的見，實在是講的是眼識與五俱起意識。這在唯識裡面，我們在下個星期要研究《百法明門》，我們會討論到「眼識九緣生」，九個條件缺一個就不生。諸位要記住，那不生的是識，是眼識，可不是見性；見性是離緣獨立，而且是永恆存在，它是真的。這個妄識，既然加個妄，可見得它不是真的，所以說妄無自性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當體即真，所以佛才說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」。雖然那個妄，妄那是相，相是虛妄的，作用是虛妄的，但是它體是真的，這是我們應當要認識清楚的。下面一段這是講到耳入，耳入就是講的耳根、耳識、聲塵，入的是聲塵。

【阿難。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耳。耳根勞故頭中作聲。兼耳與勞。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】



這是首先舉個例子來說，舉個比喻。如果我們用兩個手指，用力很猛烈的一下塞兩個耳朵，就會有這個現象。為什麼？耳根疲勞了。前面講眼睛看東西，瞪著兩個眼睛看，眼睛眨也不眨一下，瞪久了眼睛就疲勞，看外面有許多虛妄的相出現。耳根疲勞頭就痛，這是什麼現象？在我們現在一定說是耳根神經受壓迫，現在醫學這麼解釋。佛的看法不是這樣的，佛的看法從根本上給我們指示出來，這是『菩提瞪發勞相』。在這一段經文裡面，眼入有譬喻可以表示，所以佛是用比喻來說明，其餘的五根不太容易，找不到比喻，所以是不得已用這個比喻。如果不以比喻，實在說有些很深的道理我們不太容易悟出這個根由。譬如底下所講的，耳本來沒有聲，可是它要是疲勞了，耳朵就有聲，有一種病叫耳鳴，我們耳疲勞的時候耳朵會有聲音。是不是外面聲音？不是的，是耳朵疲勞了會有這聲音。這個現象學佛的人曉得，這是一種疲勞的現象，菩提瞪發勞相。

這也是比喻真本來是無妄的，而以「妄為明覺」，「因明立所」，帶來這些麻煩，這兩句都是《楞嚴經》的經文在後頭。這是我們虛妄分別，古人所謂「要知今日事，須信本來人」。由此可知，妄本無因，既然沒有因，它不是真的又是什麼？前面說過，凡是有因緣的這是虛妄，找不到因緣那是真實的。『兼耳與勞』，「勞」是指聲說的；換句話說，這個勞就是耳根所現的勞相，與前面的比喻，瞪目所發的勞相見那個狂花是一樣的用意。瞪目就見狂花，塞耳就有聲音，所以說是眼根勞了這就是有妄色、有狂色；耳根勞了，頭裡頭有聲音。我們再要追究能勞與所勞，這裡頭有能所，皆是由於菩提心之所顯現，所以說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」。

這樣講法，恐怕諸位還不太容易理解，為什麼？理實在是太深了。諸位要曉得，十法界依正莊嚴之體是法性，就是此地講的菩提

真性。佛在有情眾生上說叫佛性，在無情眾生上說叫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個性，並沒有二性。這在今天科學昌明的時候能夠證實，我們這個肉體是物質，我們這個物質再一分析，與一切的物質並沒有兩樣，是一不是二。我們看到依正莊嚴，琳琅滿目，這不同的形相，今天科學家說那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樣，不是基本物質有兩樣，他說排列方程式不一樣，組合的不一樣。由此可知，我們的身與外面的物沒差別，為什麼？同一個真性所現的妄相。因此相有沒有離開性？沒有。你要想見性，在哪裡見？見相就是見性，性要在相中去見。在有情眾生，你見到他的佛性；在無情眾生，你見到法性，這就見了性。古人也是不得已用一個很巧妙的比喻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金就比作菩提真性，器就比喻著依正莊嚴的萬象。如果你要是著相，你就不見性，我問你有沒有看到黃金？金你有沒有看到？沒有看到，不曉得在哪裡。

譬如我們的講堂裡，樣樣都是金做的，蠟台、香爐、佛像，全是金做的，我問你金在哪裡？沒有看到。蠟台有，看到了，香爐也看到，金沒有看到。我們凡夫就是這樣的，我們一切虛妄相都見到了，就是沒見到金。不曉得器就是金、金就是器，不曉得這個道理，如果諸位在這個地方能夠會通，這個經文你一看就明瞭。勞相是菩提之相，清淨之相又何嘗不是菩提的淨相？因為清淨的相你不容易發現，佛才舉這個比喻來激發你，叫你在這裡面去體認、在這裡面去悟。聽是能聽，聲是所聽，能聽的是耳根，此地講耳入，所聽的是聲塵，聲塵就是所入，能入所入也是找不到處所，沒處所的。能入與所入就是能聽與所聽，兩處都是虛妄的，妄沒有自性，沒有自性的相就是菩提妙淨明體的現相。我們看底下的經文，佛給阿難尊者說明：

【因於動靜二種妄塵。】

耳根所接觸的聲塵，實在講聲塵也是無量無邊。如同眼根所見的色塵一樣，無量無邊的色，佛給它歸納為兩大類，一類叫明，一類叫暗，用明暗包括了一切色法。耳根所接觸的聲塵，佛也把它分為兩類，一個是動，一個是靜。有聲音，不管是什麼聲音，凡是有聲音都是動，沒有聲音的時候是靜。所以動靜包括了耳根所接觸的對象，『因於動靜二種妄塵』，塵是虛妄的。

【發聞居中。】

發這個聞居其根之中。

【吸此塵象。名聽聞性。此聞離彼動靜二塵。畢竟無體。】

塵既然是發了這個相，這個相分是耳根所接觸的，我們在唯識裡面講就是耳識的相分。眼識有眼識的相分，耳識有耳識的相分，不但八個識各有各的相分，與八識相應的心所，每一個心所也有它自己的相分，這裡面是非常複雜。色法是用歸納的方法來講的，所以諸位千萬不可以執著一切法只有八個識、五十一個心所，那就壞了。你去看看《瑜伽師地論》，《瑜伽師地論·本地分》中所講的是六百六十法，豈止八識五十一心所？我們今天講八識五十一心所是歸納的。譬如舉個例子，我們舉個貪心所，這是把一切的貪心所歸納為一個，你再細分這個貪心所裡頭就不曉得有多少，有貪名的、有貪財的、有貪色的，各有各的相分。貪名的相分與貪財的相分不一樣！凡是屬於貪世間法的、貪出世間法的，阿難尊者出家就是貪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那也是貪，各個相分皆不相同，我們就用一個貪心所統統把它歸納。諸位要曉得，實際上要分是無量無邊，不是那麼簡單的。我在講席當中也常常給諸位提起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這樣複雜的宇宙，跟我們自己心識複雜程度完全相等。

如果我們心裡那麼簡單，外頭宇宙就簡單，內外完全一樣，沒有兩樣。我們今天看這個社會複雜、人事複雜，實際上是我們的心

太複雜。如果我們自己修學修到一心不亂，這心很單純，你看到十法界依正莊嚴也單純，到一真法界，不複雜了。功夫不到這個程度，這個境界是無法體驗的。在此地講這個聲塵既然有個相，有了塵相，根吸取這個境界相，根境相待，於是就有了聞這個現象。『吸此塵象，名聽聞性』，就是我們現在耳能夠聽音聲的這個相狀。『此聞離彼動靜二塵，畢竟無體』。諸經所說，「對聲有聞，緣明有見」，這就是講塵有則有、塵無則無。本經前面世尊也用這個來勘驗阿難尊者，就是講我們的妄心，我們妄心是什麼？所謂心隨境轉，境界有、心就有，境界沒有、心就沒有了，心為境轉這個心是妄心。見是心見，聞當然也是心聞，耳不能聞。如果耳要是能聞的話，那個人如果是個年輕人，有突發的病死了，他的耳根沒壞，你去檢查一點也沒有壞，他為什麼不能聞？他要是能聞，能聞就不叫死人。可見得能聞的是心，不是根，根只是心的增上緣而已，它需要這個增上緣幫助它，它才能聞，所以此聞也是無自性。因為無自性，所以離動靜二塵它沒有自體，畢竟無體。

【如是阿難。】

這個句法跟前面這一章都很相同，所以前面一章明瞭了，這一章就很容易懂得。

【當知是聞。】

就是這個聽聞性。

【非動靜來。非於根出。不於空生。】

前面眼入剛剛念過，這個意思跟前面完全相同，就是聽聞性不他生、不自生，也不是無因生。

【何以故。若從靜來。動即隨滅。】

假如聽聞性從靜來的話，動的時候不應該聽到。

【應非聞動。】

你動的時候它沒有聞性，那怎麼能聞動？

【若從動來。靜即隨滅。】

動的時候有聞性，能夠聽到動的聲音，靜的時候應該就滅了，聞性就斷了，不應該再聽到靜。

【應無覺靜。】

對於靜不應該覺悟到。

【若從根生。必無動靜。如是聞體。本無自性。】

前面說明不從他生，不從動靜生，這一句說不從根生。聞之體性尚無，怎麼可以說它有生？這也是說單根不能夠發識，不能夠生耳識，所以根只是增上緣而已，這些法統統屬於心法。心法，佛給我們說它有四個條件，心法才會現起作用，可不是說理體。體，什麼緣都無需具足的，就好像我們前面舉的比喻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金它不要任何條件，可是用它做成一個相需要條件。第一個，金是體，就是我們拿黃金塑個佛像首先要有金，金是體；我們再做模子、再來鑄相，那都是緣。佛給我們講，心法要四種緣，第一種叫親因緣，親因緣就是本體，就是妙真如性，第二種叫所緣緣，第三種叫無間緣，第四種叫增上緣。耳根是屬於色法，它是屬於增上緣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搞清楚的。

至於色法，一切萬法分為色心這兩大類，色法只要兩種緣，一個是親因緣，親因緣相同，妙真如性相同。剛才講過一個佛性、一個法性，有情眾生心法的親因緣就是佛性，我們此地講如來藏妙真如性，或者我們講真如本性、我們講真性都是一樣的，名詞不相同，意思是一樣；在無情眾生上，我們今天講的植物、礦物，在這上面說它做法性，這就是親因緣。無情它不需要所緣緣，不需要無間緣，它只要增上緣就行，就可以了。譬如我們此地插的一盆花，這個花是無情的，它有親因緣，親因緣就是妙真如性，這是本體。花

在此地插上去的時候，這是我們人來幫助它，從增上緣上說是把它插起來的，也就是這個花從樹枝上長成到插，統統都是增上緣。所以色法兩種緣就成就，心法要四種緣。前面佛曾經給我們指示過，如果說離前塵無體，就是無分別性，即無分別，這個時候也應當可以指示陳說明白；如果沒有法子指出來，也沒有法子說明它，換句話說，它必定是屬於無自性。這是前面佛講的妄心，妄心有這個意思說明，我們今天在此地講耳的聽聞性，也是這樣，也是無法指陳。底下這一句說明不是無因生的：

【若於空出。有聞成性。即非虛空。】

空如果還出聲音那就不叫空，空應該是什麼都沒有才叫做虛空，空裡頭有東西那就不叫空。

【又空自聞。何關汝入。】

假如空裡頭真有聲音，它有能聞、所聞，那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？這變成不相干。

【是故當知。耳入虛妄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這就是教我們從境界上去體驗，從耳根、從虛空都找不到聽聞性之體性可得，找不到。由此可知，能聞所聞是如幻如化，不是真實的。『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』，這句話就是說即幻即真。假使有因緣、自然可得，這個聞性就是生滅法，你們想想看，生滅法怎麼能叫做妙真如性？所以在「四科七大」這一大段的經文裡面，諸位如果細細的能夠去體會、去領略，確實能開悟。如其不能，那就得大大的學習，這不是一天、二天的事情，根性大利的人，言下大悟。根性不利，要培養，如何培養？最方便的辦法無過於讀誦。這裡頭真的，佛法裡面講善巧方便，讀誦是一種方便，方便裡頭要加善巧才能收到效果。我們現在所難在哪裡？給你提了方便，沒有善巧。叫你讀誦，你就死讀書，讀到最後變成書呆子，不但不能開悟，

變成個呆頭呆腦，學佛變成佛呆子了。背誦是方便，你裡頭沒有善巧，只曉得死念書；有善巧的，有善巧是活活潑潑的學習，是讀活書，在這裡面能大徹大悟。沒有善巧的是讀死書，背得再熟決定不開竅，為什麼？諸位要知道，原因在哪裡？原因就是分別執著。所謂善巧是沒有分別執著，你才能開得了悟；你在這裡頭有分別執著的心，這就是病根。教你這個方法，不但不能除病根，反而把病根加深，這是無可奈何。所以讀經要會讀，不要死在字裡行間，要在字裡行間裡頭有悟處。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。